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郭预衡 主编

先秦卷



京新登字208号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先秦卷)

郭预衡 主编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科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字数：427千

1992年5月北京第一版 1992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81014-523-1/L·14

定价：9.50元

主 编 郭预衡
编 写 (按姓氏笔画)

万光治

林邦钧

赵仁珪

段启明

熊宪光

编写说明

1. 本书配合《中国古代文学史》，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五个历史阶段，分编五卷。

2. 本书的内容包含两个部分：

(1) 文学史的纲要。

(2) 纲要引据的材料(包括史实、作品和评述材料)。

3. 纲要力求简明，眉目清楚。

4. 引据材料，力求精确，注明出处。一般注明著者、书名、篇名、卷次。但屡见或习见之书，一般只出书名，不出著者。如系转引之书，则加说明。一般不注版本。

5. 所引材料，尽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一般不录当代著作。必要时，酌加补充说明，附以编者按语。

6. 全书五卷，体例力求统一。但因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编写方式也不尽一律。

7. 本书五卷册，皆为集体编写。每卷的执笔人是：

先秦卷 熊宪光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万光治

隋唐五代卷 林邦钧

两宋辽金卷 赵仁珪

元明清卷 段启明

序 言

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是为了适应三种需要而编写的。

其一，给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某些教师提供一点讲授的方便。

其二，给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方便。

其三，给自学中国文学史者的读者提供自学的参考。

编者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感到讲授中国文学史，在基本教材之外，需要一部论述简要而资料丰富的辅助教材。尤其是在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图书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不必翻检群书而看到一些原始资料，用于教学，比较方便。

对于大专院校的学生来说，在不能人人自备参考书的条件下，有了这部辅助教材，也就可以补充所学的知识，且有助于自己钻研。

对于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得到文学史最简明的内容提要 and 较丰富的参考资料。

这部《长编》是配合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而编的辅助教材，已列入国家教委组织制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本书的体例特点是：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也不是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既有文学史的基本论述，又附以相关的资料。论述部分，力求简要，引而不发，以供教者发挥，供学者思考。资料部分，摘引原文，力求精当。遇有歧义，则兼收数说，以供选择。

这部《长编》，和当今某些文学史著作的形式虽有一些不同，但从历史上看，却也并不新奇。名为“长编”，即取《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的名称，其体例也和《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有些相似。近

人著作体例之相近者，则有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当然，作为文学史的“长编”，又和一般历史著作有所不同。

编者用心如此，希望于读者有益；但因水平所限，缺点实多，切望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师院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学术著作出书甚难的岁月里，风雨同舟，不胜感激。

编者

1991年2月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先秦时代的历史特点	2
一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4
二 思想解放与文化繁荣	16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独特风貌	23
一 发展轨迹和主要特征	23
二 辉煌成就和深远影响	49
第二章 神话	52
第一节 神话的产生及其价值	52
一 神话的产生	52
二 神话的价值	54
第二节 中国古代主要神话	56
一 创世神话	56
二 自然神话	58
三 英雄神话	60
四 传奇神话	62
第三节 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与演变	64
一 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	64
二 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66
第三章 《诗经》	71
第一节 《诗经》概说	71
一 《诗经》的名称与篇数	71
二 《诗经》的编订与分类	73
三 《诗经》的时代与地域	85
四 《诗经》的应用与流传	94

第二节 《诗经》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意义	100
一 周民族的史诗	100
二 颂歌与怨刺诗	103
三 真挚动人的婚恋诗	113
四 农事诗、征役诗、爱国诗	117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	124
一 《诗经》的艺术成就	124
二 《诗经》的深远影响	142
第四章 史家之文	145
第一节 《尚书》	145
一 《尚书》概说	146
二 《尚书》的思想特点	156
三 《尚书》的文学价值	161
四 关于《逸周书》	168
第二节 《春秋》	174
一 《春秋》概说	175
二 《春秋》的特点	179
第三节 《国语》	182
一 《国语》概说	183
二 《国语》的思想特点	186
三 《国语》的文学价值	191
第四节 《左传》	200
一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诸问题	201
二 《左传》的民本思想	208
三 《左传》的散文艺术	216
第五节 《战国策》	227
一 《战国策》概说	228
二 《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230
三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236
第五章 诸子之文	251
第一节 《论语》、《墨子》	252

一 《论语》	253
二 《墨子》	266
第二节 《老子》、《庄子》	272
一 《老子》	273
二 《庄子》	281
第三节 《孟子》、《荀子》	295
一 《孟子》	296
二 《荀子》	309
第四节 《韩非子》、《吕氏春秋》	321
一 《韩非子》	322
二 《吕氏春秋》	334
第六章 楚辞与屈原	346
第一节 楚文化与楚辞	346
一 楚文化的形成及其特色	346
二 楚辞的产生及其由来	350
第二节 屈原和《离骚》	355
一 伟大诗人屈原	355
二 不朽杰作《离骚》	359
第三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377
一 《九歌》	377
二 《九章》	384
三 《天问》、《招魂》	392
第四节 楚辞的流变和屈原的影响	405
一 楚辞的流变	405
二 屈原的影响	413

第一章 总 论

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的源头。所谓“先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先秦”，指秦统一中国以前直至远古，包括原始社会（从远古到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奴隶社会（夏、商、周、春秋时代）和封建社会确立的战国时代。至于狭义的“先秦”，则主要指秦统一天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具有近4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但在春秋以前，文学作品遗留不多，现存先秦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此，我们讲“先秦文学”，便主要讲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文学。

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中国文学史的第一篇。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背景，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具有不同于后世的特点。先秦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迹可寻，而作为发轫时期的文学，它自具独特的风貌和显著的特征，并以其辉煌的成就光耀后代。先秦文学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汉书·景十三王传》）

“先秦”，犹言秦先，谓未焚书之前。（同上颜师古注）

第一节 先秦时代的历史特点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遍布华北、华中、华南、西北、东北、西南的广大地区生活、劳动、繁衍，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奴隶社会的诞生。夏朝自禹至桀，共传14世、17王，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长达400多年。自禹死之后，其子启废除“禅让”制，继承王位，开始了王位世袭制。其后商汤灭夏，建立商朝，进一步发展为奴隶制的文明大国。商朝自汤迄纣，共传17世、31王，大约从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长达600余年。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诸侯伐纣，灭商建周，史称西周。周是国势强盛、文明发达的奴隶制泱泱大国。至周幽王时，政治大坏，民怨沸腾。公元前771年，申侯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遂亡。自武王迄幽王，共历11世、12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历史便进入了春秋时代。

春秋以前，文学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就已有口头文学的产生，包括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但远古口头文学悠悠难见，后人的记载又大多失真，故中国文学的“信史”时代，应起于文字发明之后。

据现有考古资料推测，夏代可能已有原始的文字，但并无留存。现存最古可识的文字是3000多年前殷商的甲骨文及稍后的金文。甲骨卜辞和钟鼎彝器铭文虽可称为包孕着文学因素的胚胎，但毕竟还算不上文学作品。至于《尚书》中保存的一些较为可信的商、周文献，和《诗经》中产生于西周时期的一些作品，则可认为显示了文学的萌芽和发展。

先秦文学的兴盛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上承商、

周，下连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一个时期。它以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急剧变革，思想的活跃解放和文化的空前繁荣为主要特征，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历史条件。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武）》……”（《论语·卫灵公》）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史记·五帝本纪》）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同上）

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按：一作“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一》）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

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

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记·夏本纪》）

纣愈淫乱不止。……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大白旗。……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史记·殷本纪》）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

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史记·周本纪》）

一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均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自平王东迁，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列国兼并，战争频仍。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社会的变革天翻地覆。先秦文学的兴盛，是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左传·宣公三年》）

昔天子之地一圻（杜预注：方千里），列国一同（杜预注：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王霸》）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史记·太史公自序》）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同上）

周室自文、武始兴，……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刘向《战国策书录》）

（一）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春秋时期，各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都在原有基础上飞速地向前发展。铁器与牛耕的使用，大大推动了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农业的进步。与此同时，手工业与商业也相应发展起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逐渐取代了昔日奴隶制度下所谓“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集体劳动形式，促成了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制的产生。由于荒地的大量开垦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私田不断增加，周代的所谓“井田制”逐渐废弛，土地私有制产生并逐渐巩固。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初税亩”，意味着鲁国井田制的废除和土地私有制的合法化。各诸侯为了适应竞争的形势，维持自己的统治，也都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如齐任管仲改制，楚令尹子木使“庀赋”，郑子产作“丘赋”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产生。随着封建制关系的逐步形成，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谓“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都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先前“工商食官”的格局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切，都标志着旧的奴隶制的瓦解和新的封建制的产生。

1. 铁器与牛耕的使用

铁器的使用大约在春秋初年，至于它的发明则应更早。春秋末，牛耕已在农业生产中广泛推广。铁器与牛耕的使用，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駟驪孔阜，六轡在手。《毛诗正义》卷六《秦风·駟驪》)

言襄公乘一乘駟驪色之马，甚肥大也。……驪者，言其色黑如驪。(同上孔颖达疏)

駟驪，四马皆黑色如铁也。(朱熹《诗集传》卷六《秦风·駟驪》注)

桓公问曰：“……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钁、夷、斤、斲，试诸壤土。”(《国语·齐语》)

襄犇侍曰：“……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国语·晋语九》)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铤，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管子·海王》)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为有德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司马耕，字子牛。(同上)

2. 土地私有制的产生

早在西周末年，就已有私田存在，这意味着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到了春秋时期，不仅由于广泛开垦荒地，私田大量增加；而且公田也逐渐被许多诸侯、卿、大夫侵夺为私有财产，以至各诸侯国田土之争，已是屡见不鲜。这表明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周“井田制”基本废弛，土地私有制产生并发展起来。

公子夷吾出见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絳曰：“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丕郑与我矣，吾命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国语·晋语二》)

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與人诵之曰：“侯之见侯，果丧其田。……丧田不怨，祸乱其兴。”(《国语·晋语三》)

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久而无成。（《国语·晋语八》）

王取郟、刘、莠、邗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緡、樊、隰郟、欒茅、向、盟、州、陘、隰、怀。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怒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左传·隐公十一年》）

楚国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左传·成公七年》）

郤犇夺夷阳五田，五亦嬖于厉公。郤犇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轍。（《左传·成公十七年》）

初，子驷为田渔，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左传·襄公十年》）

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人焉。（《左传·襄公三十年》）

晋邢侯与雍子争鄙田，久而无成。（《左传·昭公十四年》）

3.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与农业的发展相适应，春秋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工艺更趋精细，器物制作数、质俱进。一些新的手工业部门，如煮盐业、冶铁业、漆器业也兴盛起来。这时候，出现了周游列国的私商，打破了“工商食官”的旧格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工匠役工，以攻其财；商贾趣市，以合其用。……关市平，财无郁废，商不乏资，百工不失其时，无愚不教，则无穷乏。（《逸周书·大聚解》）

关市平，商贾归之。（同上）

夫绌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国语·晋语八》）

春，秦师过周北门，……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吕氏春秋·上农》）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更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同上）

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汉书·食货志》）

4. 各诸侯国的改革

变革的现实促成了现实的变革。面对现实社会的风云变幻，慑于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各国统治者都先后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措施，以稳定秩序，维持统治，谋求生存与发展。

初税亩（杜预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春秋经·宣公十五年》）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初税亩，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

晋于是乎作爰田。……晋于是乎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

楚芳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芳掩书土田，度山林，陂菽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收鬲臬，并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